



那些白发的先生们

■ 张丽萍

我亲爱的兄弟
陪我逛逛这冬季的校园
给我讲讲
那漂亮的女生
白发的先生
.....

校友高晓松词曲的这首《冬季校园》，淡淡的忧伤中饱含深情，每次都能把我带回那段苦中有乐的大学时光。

清华有没有漂亮的女生，这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。记得当年有两句顺口溜，“清华自古无娇娘，残花败柳排成行”“清华女生一回头，飞沙走石鬼见愁”。作为清华女生的一员，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不管清华是否有“漂亮的女生”，但“白发的先生”那是一定不能少的！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我堂堂大清华，大师云集，大师的头发通常都是白的吧？

刚读大学时遇到的几位“白发的先生”，印象尤其深刻。



清华大学离退休教职工金婚庆典



印象最深刻的，当属大一《无机化学》课的王致勇老师。

王老师当年大概五十多岁，头发应该还是黑的，中等身材但非常挺拔，着西装，戴金边眼镜，举止儒雅，风度翩翩，讲起课来声音不大而充满磁性，语速不急不缓，还不时穿插一点睿智的小幽默，课堂魅力非同一般。最重要的是王老师那一脸充满自信的永恒的微笑，对于刚从偏远农村第一次进城的我来说，五体投地都不能表达我的敬仰之情！

《无机化学》课用的教材，作者就是王致勇老师本人。王老师讲课从来不用带教材和讲义，洋洋洒洒，讲到哪里，随口就叫同学们翻到第几页，说书上写的什么内容，分毫不差。同学们或痴迷于王老师的风度、或陶醉于王老师的口才，又或折服于王老师的才学，一个个如坠云雾，直到老师宣布下课，同学们才如梦方醒，痛恨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！

王老师不但人长得帅，课讲得好，还是一位“舞林高手”。常有同学在荒岛的舞池看到王老师翩翩起舞的身姿。王老师跳的是交谊舞。当年跳交谊舞之风很是盛行，周末的晚上常常有食堂办舞会，每年新生入学，各院系都有扫盲舞会。我也在荒岛看过王老师跳舞。看王老师跳舞，跟看同学们跳舞不一样，跟后来看电视上的交谊舞大赛更不一样。王老师跳交谊舞，优雅而绝无狎昵之感，透出一股高贵之气。我心中慨叹，王老

师这样风度翩翩的人，才适合跳交谊舞。

后来，王老师不再给我们上课了，但是在校园里偶尔还会遇到他。有一次，我在化学馆附近看到王老师，人显得很憔悴，完全不像当年神采奕奕的样子。我想王老师也许是病了，当时有过去问候一下王老师的冲动，但终于没有勇气开口。上过王老师课的学生有成千上万，我自认不是能给大课老师留下印象的那类学生，上去搭话似乎有些突兀吧？再后来，又在校园里看到王老师，虽然跟当年给我们上课时相比略显老态，但气色比上次好了很多。我想王老师应该是康复了吧，心中甚慰，但终究也没有上前搭话的勇气。

写这篇文章之前，我特意去网上搜索了关于王致勇老师的信息。没找到王老师的真人照片，甚是可惜。令人欣慰的是从化学系网站获知王老师依然健在，而且在某年的清华大学离退休教职工趣味运动会的运动员名单上，看到了王致勇老师的名字，先生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脑海中，感觉很亲切。祝福王老师晚年一切安好！

二

第二位印象深刻的“白发先生”，当属教我们《高等数学》的李秀淳老师。

大一的高数课对很多同学来说是一种身心摧残。深奥的内容以及飞快的课程进度使我们这些习惯了高中节奏的各地“学霸”们应接不暇。有同学当年记的班级日志为证：“数学老师真是可爱，在我的笔记本用尽之时结束了第二章。回首厚厚的一本两个月的数学笔记，真令人生畏。上了三年高中，也从未在笔记上留下过如此洋洋万言。”两章的笔记就记满了一本！

高数课虽让人痛恨，老师却是好老师。如果用“风度翩翩”来形容王致勇老师，那么李秀淳老师可以用“儒雅平和”来形容。

李老师大概也是五十岁左右的样子，中等身材，常着便装夹克，脸很白净，头发有些斑白。跟整天面带微笑的王致勇老师不同，李老师不苟言笑。虽不苟言笑，但却不是严肃，更不是拒人千里之外，而是由内而外透出的一种淡定与平和。

不喜不怒，宠辱不惊，但又不是“无所谓”，那是骨子里的一种温润儒雅。李老师讲课声音很轻，却很有吸引力。

我也是当年众多“云里雾里”的同学之一。虽然课上一刻不敢大意地疯狂记笔记，课后还是有些不懂的地方，自己用红笔画个问号。大概是期中考试之前的一次课上，李老师巡堂，看到我笔记本上的问号，略显惊讶地说：“这些内容怎么会还不懂呢？那怎么行？”并无批评，但我感觉到了，李老师的语气里有语重心长的忧虑。一种愧疚之情油然而生，因了我的愚钝，惊扰了老先生的平和。

高数期中考试，题很难，不及格的有好几个，据说是将被高考胜利冲上天的各路学霸们打回尘世，安心学习。期末考试成绩分化严重，不及格的倒没几个。我记得自己考了81分，心里七上八下。

李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年的高数课。接下来的几年，偶尔在四教附近看到他，骑了自行车来给别的学生们上课，还是一脸的平和。祝李老师晚年安好！

三

不得不提的另一位“白发先生”，是大一的《普通物理》邓新元老师。

邓老师身材略胖，头发大概白了一半。他不似王老师的风度翩翩，也不似李老师的儒雅平和，他靠另一种风范打动同学们，那就是“幽默风趣”。

普物是全校性的大课，在三教二段的大教室里，学生们黑压压一片望不到边。这样的场面，没有些看家本事怎能应付得了！邓老师很会调动课堂气氛，最擅长的是将时下流行歌曲的歌词，看似漫不经心地无缝插入到正在讲的课程内容中，什么“同桌的你”，什么“问我借半块橡皮”，那些小清新的歌词跟胖胖的白发老先生形成的强烈对比，更增加了喜剧效果，课堂上常常发出哄堂大笑。

更为有趣的是，当我们满怀新奇地把邓老师上课的笑话讲给高年级的同学听时，他们会很淡

定地说，“是不是在讲到XX时还说了……”，竟然一丝不差！明白了点儿什么的我们稍感挫败，但也体会到了老师的用心良苦。现在的我，已经完全不记得普物课讲了什么内容了，但依然对邓老师上课时讲笑话的情景印象深刻。感谢邓老师带给我们的欢乐时光！

邓老师是唯一一个我在百度搜到了近照的老先生。看照片，老先生依然精力充沛地活跃在教育战线上，身形相貌似乎也跟当年差别不大，要不是二十几年后网上说邓老师年逾古稀，我都不敢猜测老先生当年的岁数了。

“老顽童”，这个称呼很贴切！

四

跟大一其他的课程相比，《工程制图》课可算是一股清流。虽然也有做不出来的难题，但是总体来讲，这是一门不太烧脑子的基本功课。在清华学堂一楼南侧古朴的制图教室里，都是熟识的本班同学。我们慢悠悠地练习写规规矩矩的仿宋字，用长长的丁字尺和大三角板画图，画了擦，擦了画，中间还可以不时聊两句闲话。在大一沉重的学习气氛中，《工程制图》课独具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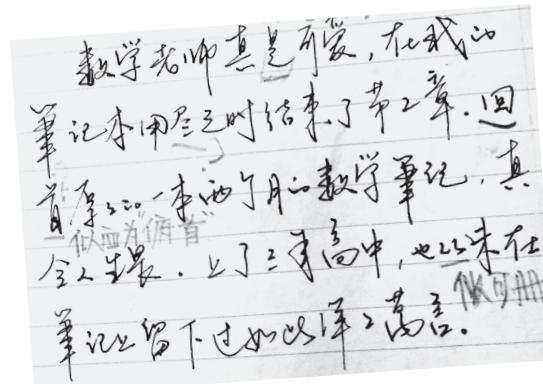
因为喜欢这门课，对上课的老师也有好感。教我们《工程制图》课的是阮杰老师，一位头发斑白的“女先生”。

阮老师个子不高，大概也是五十多岁，精神却不似其他同龄老师那样矍铄。她说话和动作都比较慢，脸色也略显苍白，因而显出一些老态。阮老师写得一手好板书，仿宋字像印刷体一样标准。印象中阮老师常常是淡淡的微笑，夸奖某个同学仿宋字写得好，或者某同学画图规范工整。

几年后，在环境系馆偶然看到阮老师的讣告，内心大为震惊。还是大好的年纪，竟然早早离世，令人痛惜！回想当年阮老师的样子，大概是给我们上课时身体已经不济了吧？不知道当年年少的我们，是否也曾无意间让阮老师伤心受累？

五

还有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“白发先生”，



不是因为他的课，完全是因为他的人，他就是教过我们《中国革命史》的彭兴惠老师。当年上课的内容已经完全没有印象，但是彭老师讲课时的激情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彭老师个子不高，最大的特点是非常瘦，用“瘦骨嶙峋”来形容都不为过。因为太瘦的缘故，身体有一点前屈，看起来有点弱不禁风。但是彭老师讲起课来却完全不是弱不禁风的风格。他语调高亢，慷慨激昂，仿佛他讲的那些革命历史是他家的家事，饱含真情，容不得半点儿马虎。老先生的认真劲儿让人相信这必然是一个为人正直、刚正不阿的人，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人，一个值得尊敬的人。因为大家都是这种印象，大学时我们班党团支部活动曾经请彭老师来座谈。

后来，我曾多次在一教附近见到彭老师。老人家还是一样的清瘦，动作依然灵便，看不出变老的迹象。我并不上前打招呼，只是心怀敬意地远远看过去，祝愿老人家晚年安好，心里想起我同样清瘦的爷爷。

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特别的气质，那是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。

那个时代的清华园，是真正的象牙塔，先生们安心教书，不必操心科研经费和买房，学生们尚有纯真的理想，没有游戏和互联网，刻苦学习，积极锻炼身体。

感谢清华，感谢那些“白发的先生”们，陪我们度过那段美好的青春岁月。

(作者为清华大学1993级环境系校友)